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

三十九至
四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金情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三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表十五

代翰林院勸進表

明蘇伯衡

伏以纘百王之正統莫大乎宅尊得萬國之驩心宜先
於建極蓋惟體元而居正斯足應天而順人是以高帝
開基甫四載而即位於汜水世祖興後僅一年而踐祚

於鄣南雖遠略之不遑而丕稱之是講義有攸當道在
隨時中謝欽惟躬膺厯數之歸德合乾坤之大玄符顯
握江左首平黃鉞再麾潯陽遙定僭偽魚叔於漢孽提
封奄莫於樊壤來享來庭南交廣西隴蜀於疆於理左
濠泗右河淮含齒食毛者咸懷僎戴阻兵恃險者悉就
誅擒惟聖人兼愛之心委上將專征之任義旗所指羣
帥之內附肩摩仁聞所孚連城之歛降踵至蓋師出以
律而民遂其生斯不戰而屈人故大悅而歸已今則士

誠臬首於闕下會稽通籍於域中弓矢永橐輿圖載闢
此皆二儀協贊以申保佑之休百神効靈以開混一之
運豐功盛烈之著揆諸二帝則已多大寶鴻名之膺質
諸兩漢則已晚是雖聖明謙讓之節夫豈幽顯仰望之
情臣念眷命不可久違謳歌難以固拒輒陳愚懇冒瀆
宸嚴伏望仰體天心俯從人欲特頒明詔俾擇良辰講
其禮而正其名以其德而居其位則郊廟社稷萬靈永
有所主華夏蠻貊億載得以承庥

代中書省賀平杭湖秀越表

蘇伯衡

伏以近悅遠來率土歸聖人之德南征北伐無敵為王者之師適瞻齊斧之特班遙見捷書之洊至羣情胥慶一統惟期中賀臣聞高帝開基載興齊楚之役太宗啟運復加充竇之誅夫欲和衆而安民則必兼弱而攻昧事非得已兵不留行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智勇自天聰明冠世廓清區宇番禺衣被乎恩光循撫遐荒焚道上供其方物顧茲浙右尚阻華風爰致斯赫之威用副僕

蘇之望收海陽以遏其衝要定秦郵以擣其腹心濠梁泗水舉若摧枯臨淮壽春取如拾芥計益窮而員固地愈蹙而偷生宸慮彌切於解懸戎車遂勤於再駕勢成犄角人効智能引領義旗親黨之投戈恐後先懷仁聞謀臣之稽顙爭先苕雪首平吳松繼下齒錢塘於郡縣登會稽於版圖崑山傳檄而從距牙斯拔攜李摠誠而附蕃屏悉空叛將就磔於蒙街禁旅環攻其外郭茲雖天眷實出廟謨殲厥渠魁佇看虞之不臘綏其士女辛

觀堯之授時臣等叨列星垣獲覩露布烟火萬里式歌
神武之功干羽兩階永底文明之治

進元史表

宋濂

伏以紀一代以為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憲
周家有鑒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法戒
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漢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并部落
者十世逐水草以為食擅雄長於一隅逮至青吉斯之
時大會幹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既近取於乃

蠻復遠攻於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
太原繼之而金源為墟世祖承之而宋籙遂訖立經陳
紀用夏變夷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爰及成仁
之主見稱願治之君惟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詒自
茲以降聿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鼓倡於天厯之世離
析渙奔之禍馴致於至正之朝嬖幸蠱惑於中權姦蒙
蔽於外漢網祗因於疎濶周網遽至於陵夷風憲皆為不
捕之貓將士盡成反噬之犬絲是羣雄角逐九域瓜分

風波徒沸於重溟海嶽竟歸於真主中謝欽惟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大明出而燭火息率土生輝迅雷發而衆響微鴻音斯播載念盛衰之故即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既亡而名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議論之公文詞勿至於艱深事迹務令於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天語之丁寧愈見聖心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儒士臣

汪克寬臣吳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壘臣曾魯
臣趙汭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黃箎臣傅恕臣黃錡臣
傅著臣謝徽臣高啟分科修纂故上自太祖下迄寧宗
靡不網羅嚴加搜採恐翫時而愒日每繼晷以焚膏故
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三朝之史况往牒舛訛之已甚
而他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勤難逃疎漏若自元統以
後則其載籍無存已遣使而旁求俟續編而上進愧其
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寸補臣

瀛忞司鈞軸幸賄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於
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乙夜之
觀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
表六卷傳六十二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
五百餘字謹繕寫成百二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進高皇帝實錄表

解縉

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
太師曹國公監修國史都總裁官臣李景隆等誠惶誠

恐頓首上言聖人受命啟萬世之鴻基史氏纂書示百
王之大法是故堯舜之事載之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
策俾文獻之足徵實古今之通誼矧創業垂統者皆在
於貽謀而繼志述事者敢忘於紀載鋪張極盛之闕休
揚厲無窮之偉績歷選前聞之作允為達孝之規欽惟
大明太祖神聖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
皇帝應千年之景運集羣聖之大成天命眷顧之隆起
徒步不階於尺土人心嚮服之誠未三年已定於京都

龍飛雲從而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日照月臨而山川鬼神莫不攸寧有過化存神之妙有綏來動和之應英傑不期而會遐邇不令而從盡收當年之賢才大拯生民於水火羣雄歸命不戮一夫元主道荒禮遣其嗣四方幅員之廣亘古所無中國先王之典悉復其舊守帝王心法之言明聖賢道學之統罷黜百氏彌綸六經範圍造化曲成萬物天休滋至而兢業貫乎始終諸福畢臻而謙抑純乎表裏在位之久三十餘年升遐之日萬方

哀悼此於近古邈然罕儔漢高年不登於中壽光武運
僅紹於中興唐高祖因隋之資宋太祖承周之業皆未
有若斯之盛也欽惟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
皇后天生聖善克相肇基嗣徽德邁於嬪妃開創功超
於胥宇夙聞文定之祥允叶坤元之吉螽斯有百男之
應鳴鳩均衆子之恩保合承天之慶簡能造化之仁歷
考古來后妃蓋莫盛於周室然摯任有誕聖之祥而無輔
運之績邑姜有輔運之績而無誕聖之祥矧皆起邦君式

克承世緒降及近世皆非等倫若夫同起布衣化家為國正位中宮十有五年家邦承式天下歸仁誕育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皇帝陛下合體乾坤重華日月煥帝堯之文章繼帝王之繼述孝事太祖有見而知之之實廣詢當世得聞而知之之詳發蘭臺記注之書而徵以藩邸之副抽金滕石室之秘又考於世家之藏爰當嗣位之初首頒修史之詔命臣景隆忠誠伯臣茹瑺翰林學士臣解縉總裁翰林學士臣王景

禮部尚書臣李至剛侍讀臣胡靖臣曾日章臣王濯臣
胡儼侍講臣鄒緝臣楊榮臣金幼孜臣楊士奇修撰臣
李貫臣吳溥編修臣楊溥臣鄭好義檢討臣王洪博士
臣張伯穎臣王汝玉典簿臣沈度臣潘畿待詔臣王延
齡給事中臣朱統吏部郎中臣徐旭禮部郎中臣胡濼
戶部主事臣端孝恩太常博士臣錢仲益國子博士臣
金玉鉉助教臣王達行人臣蔣驥僉事臣闕知府臣
劉辰知州臣鄒濟知縣臣王褒臣楊靚臣梁潛臣趙李

通臣沈瑜教諭臣劉宗平臣解榮訓導臣羅思程臣傅
貴清晉府伴讀臣蘇伯厚靖江府教授臣張顯儒士臣
端禮臣楊孟力臣朱逢吉臣莫士安纂修慎選多士賜
宴便蕃即開館於禁中屢繙閱於機暇以百人之多歷
期年之久惟盡拔讐之力實無黼黻之能巍巍道冠於
百王蕩蕩功超於千古是知禮樂征伐之自出必有訓
誥之文雲霞花卉之生色不勞繪畫之工開玉府而見
璠璵惟自慶其希遇仰青天而瞻象緯又奚罄於名言

皆據事而直書不假一辭之贊美但繼次以成編永示
萬年之大訓謹撰述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
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一百八十三卷繕寫成
一百六十五冊謹伏闕上進臣景隆等無任瞻天仰聖
慚懼屏營之至謹奉表上進以聞

兩朝實錄成史館上表

楊士奇

伏聞上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斯有典謨訓誥誓命之
紀當時所錄萬世攸師自漢以來暨於唐宋皆建史官

專職紀述我國家奉天啟運聖聖相承大經大法明於
上善政善教被於下萬方一統海宇清寧洪武以前神
功聖德史氏所紀具有成書欽惟太宗體天弘道高明
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剛健中正廣大欽明
體天之心行天之道勵精為理恭儉愛人再奠邦家中
興鴻業文治光昭於日月武烈弘靖於華夷大略雄材
茂功偉績規模宏遠卓冠百王欽惟仁宗敬天體道純
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遠孝昭皇帝孝友英明寬仁恭

儉敬天法祖制治保邦明目達聰周詢民隱時使薄歛
博施濟人撫盈成之運廣文明之化丕新政紀覃敷德
澤朞月之內天下歸仁二聖升遐雲車益遠萬姓哀慕
海宇同情恭惟皇帝陛下文武聖神聰明睿智繼承大
寶君國子民推廣至仁繼志述事歌九功之惟叙得萬
國之歡心上念祖宗功德之隆同符天地覆載之大宜
宣昭於簡冊垂儀範於帝王宣德九年五月勅修兩朝
寶錄命臣輔臣義臣原吉監修臣士奇臣榮臣幼孜臣

山臣英臣溥總裁臣榮臣英臣直臣述臣時勉臣習禮
臣學夔臣循臣從善臣驥臣鶴齡臣洪臣永清臣叙臣
曰恭臣敬臣翰臣雅臣翥臣繼臣中臣叔剛臣文奮臣
錫臣節臣萼纂修發左右史臣之所記閱中外官府之
所上兼考章疏叅之見聞編載事功必備著其本末纂
述謨訓必致謹於精微闕制度者雖細不遺切幾務者
雖明必審於紀叙聖神之道德如繪畫造化之功能擬
諸形容誠難髣髴乃若附錄臣下必在究明是非訖五

年正月恭成太宗文皇帝實錄一百三十卷仁宗昭皇
帝實錄十卷合百有四十卷諱繕寫上進伏念臣輔等
智識淺陋學術空疎曠歲月而久稽亦討論之惟謹方
諸良史深愧乏三長之稱監於先朝庶少資萬幾之暇

重進大明會典表

李東陽

伏以有謨訓以貽子孫垂萬世之燕翼觀會通以行典
禮昭百世之鴻規蓋非天子則不考文然惟孝者為善
繼志粵自結繩政代契託書傳象魏法陳理同家喻制

備於周官之後經傳於秦火之餘漢模畧定乎三章唐式僅頒乎六典大典垂於宋而光獄弗完經世紀於元而彛倫攸斃當天心之厭亂屬聖主之開基峻德神功彌綸宇宙宏綱大法敷賁臣民文皇紹統於昌期列聖承休於奕葉政由俗草道與治同中間或斟酌以隨時大抵皆後先而合節顧夫簡編浩瀚條貫繁多彼宿儒老吏亦不暇詳豈僻壤遐隅之所能徧故博學貴乎知要必會極然後歸原欲圖文獻之足徵須及典刑之尚

有原我孝皇之志實惟英廟之遺上遡累朝仰稽列祖
謂一代開基之制在諸司職掌之書或更定於暮齡或
增修於繼世發石室金滕之秘徵兩京百府之藏儀文
每據乎舊章義例特施乎宸斷命官分局開六館以編
摩類事歸曹備百年之損益蓋自洪武戊申之歲迄於
弘治壬戌之秋既挈領以提綱亦刪繁而就簡體之重
者雖微必錄今之善者雖寢亦書庶幾愛禮以存羊非
敢按圖而索駁文取達而不勝乎質信可傳而寧闕其

疑制異典墳宜於今而不泥於古法殊紀傳叙其事而不錄其名標題榮華袞之褒序簡煥雲章之錫告成雖久刊布未遑恭惟皇帝陛下煥有堯文緝熙湯學兵民利弊以次罷行禮樂章程悉加釐革特令臣等重訂是編當卷帙之粗成荷奎文之載賜獻諸天府副在有司期言之必可行俾習矣無不察譬則麗空之宿一舉首而在目中合轍之車不出戶而通天下臣等才輕襪線識小甕天功不厭詳貫惟仍舊拂塵掃葉深知校閱之

難測海窺天詎免遺忘之失伏願上念宗祧之重大下
知稼穡之艱難主善為師任賢立政惟一心之克協罔
庶獄之攸兼不愆不忘率祖考憲章於有法可久可大
配乾坤德業於無疆謹以校大明會典一百八十卷合
凡例目錄隨表上進

初開經筵謝宴齋表

李東陽

知經筵事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臣張懋少師兼太
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劉健同知經筵事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臣李東陽
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謝遷兼
經筵禮部右侍郎臣王華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
士臣劉機臣江瀾臣楊廷和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
講學士臣楊時暢國子監祭酒臣張濬翰林院侍讀臣
費宏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臣毛澄左春坊左
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毛紀臣傅珪右春坊右諭德兼
翰林院侍講臣蔣冕侍讀臣羅玘修撰臣石瑄等茲遇

經筵肇啓聖學維新講讀侍臣咸蒙宴賚謹上表稱謝
者臣懋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上言伏以聖道在六經
為政必先於論道君心理萬事講學乃所以正心蓋自
虞廷闡精一之傳商君承遜敏之戒辟雍拜老禮重於
漢家崇政說書官專於宋代願治者用臻至化好文者
亦致小康肆我皇明益隆盛典英廟九齡而伊始先皇
二紀而成章迨先帝十八載之間貽聖子億萬年之訓
恭惟皇帝陛下天資首出聖德躬行能自得師守一祖

六宗之法取人為善合九州四海之公家傳心學於儲
宮日御講帷於便殿聿當元祀誕啓經筵信明君之大
有為在今日乃急先務登延儒碩列侍公卿臣等非仁
義不陳夙秉孟軻之敬無慢遊是好敢為帝舜之箴天
本高而聽則卑雲方上而澤已降白金綠幣式頒九府
之藏鶴醞鸞羞兼賜八珍之品竊念班叨振鷺跡幸從
龍噓螢爝以助羲娥心知無補輸涓塵以裨海岱分所
難辭伏願聲入心通言以道接不為聲色貨利侈其志

不以寒暑夙夜間其功占奎聚於五星共識文明之有
象效蒿呼於三祝永祈聖壽以無疆

進歷代通鑑纂要表

張邦奇

臣某等伏奉先皇帝勅旨令修歷代通鑑纂要書成進
呈者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道有常經貴諗從
違之實治多異法恒階興替之原顧燭鑑已定於前人
而考卜宜精於今日不觀往轍曷啟前途欽惟皇帝陞
下天挺英資日新聖學率由祖訓繼緒無忝於成康敷

求哲王成功遠期乎堯舜臣等叨備講幄忝職儒班先
皇不鄙其庸愚明命俾司乎纂述分曹秘閣發冊石渠
竊念豐邕之遺實注情於簡策而涓埃之報敢忽意於
編摩矧慚襍線之才無補衮職之闕庶采前古之迹可
資乙夜之觀爰揚爰兢胥勤胥勵欲備一代之典盡搜
百氏之書自高辛以來史凡十九由前元而上年歷數
千其間編簡之麗茸與夫文辭之芬浩雖專門之士或
不及詳豈萬幾之餘所能悉覽顧事貴得要故泛載於

書契之餘者雖詳或去然道欲無遺則傳聞於結繩之上者雖遠亦書春秋以前本聖經之斷例威烈而下宗綱目之法程旁逮金法遵今史成臻實錄豈曰傳疑規模體統之詳尺楮或措於百代侈剝興隆之故片時可昉乎萬年昔漢儒說苑之編事非大要唐相金鑑之錄辭不萬言核實若歐陽容有未闡之旨博洽如司馬不逃輕信之譏備而不繁約而無晦徧觀列史莫便此書是皆先皇之克開而有望於陛下之善述者也然制

方雖存乎古用樂則由於人苟捐網以臨淵雖羨魚而
馬獲伏願慎終於始圖大於微主善為師動止罔愆乎
成憲克念作聖陟降如見乎先皇定命訏謨務俾與治
同道遏惡揚善永期應天時行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
切屏營之至謹以所修歷代通鑑纂要若干卷隨表上
進以聞

聖駕臨幸太學謝表

林文俊

國子監祭酒臣林文俊等嘉靖十二年三月十三日欽

蒙聖駕臨幸太學謹奉表稱謝者臣等誠懼誠忤稽首
頓首上言伏以典禮更新百代仰大君之有作辟雍臨
幸四方占泰運之方隆載舉曠儀聿光舊典懽均朝野
慶洽天人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由天縱德與日新彛
倫叙而五典以惇禮樂興而百度咸正况茲首善尤在
留神默契聖心大祛俗見謂孔子稱王本非禮宜正先
師之名陋元人塑像為不經特遵皇祖之制別祠啓聖
聿明父子之倫配食先賢盡去公侯之號禮無僭瀆道

益尊崇顧茲典之鼎新煩至尊以賁重當溥海同文之
日適踐祚一紀之初乃涓令辰爰修盛事六龍捧御遠
戾止於膠庠萬乘執圭親奠釋於先聖崇儒重道稽古
諏經喜溢章縫光流簡冊執豆遵以奔走乃有三氏之
子孫圜橋門而聽觀奚止六館之英俊瞻威顏於咫尺
奉法語之丁寧建皇極以敷言斯其至矣觀人文以成
化是之謂乎臣等職忝師儒躬逢美盛幸覩大人之虎
變願先多士以駁奔賜坐而講易書覺叨榮之已過教

人必先忠孝誓圖報於將來伏願配乎天配乎地皇朝
綿一統之圖作之君作之師天子介萬年之壽臣等無
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進承天大誌表

張居正

臣某等欽奉聖旨纂修承天大誌書成謹奉表上進者
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王業始基而弘一
統丕昭長發之祥聖人受命而撫萬邦茂應中興之運
勲華協德謨烈重光爰哀輯以成書用垂貽而作範竊

惟帝圖肇啟固錫祚之自天王氣獨鍾必毓靈之有地
黃帝本軒丘而立號神農由姜水而宅尊姬錄將昌澤
豫培於豐芑漢基既建念仍注於扮榆振古如茲於今
為盛惟承天之封域實南土之輿區禹別荊州躋鷄火
而幅員斯廣熊開楚甸標楠木而疆宇滋雄川嶽儲精
貞元邁會我睿宗獻皇帝聖修王度邁至德於周文慈
孝獻皇后內治母儀嗣徽音於太姒胙之赤土王此大
邦式國刑家根本布二南之化積高累厚謳歌繫四海

之心乃基駁命以維新聿肇鴻休於有截恭惟皇帝陛下慶承燕翼期應龍飛握溫洛之貞符嗣膺寶曆協大潢之吉兆入御瑤樞遡懷佑啓之洪恩特舉尊崇之曠典覲耿光而揚大烈丕振先猷建皇極以叙彝倫適追來孝迨慈宮之南祔勤御蹕以躬臨卜吉壤於純山廓新規於舊邸帝暉下燭騰周歌夏諺之懼天藻昭回軼過沛橫汾之詠聖澤溢江而洽漢皇風動邇以及遐至若禮文樂器之掌在祠官及夫靈圃甫田之貽諸世守

闕謨偉績皆古昔之希聞大賚隆施蓋臣民之殊遇匪
表章於今日曷炳耀於將來顧守臣纂述之初雖塵御
覽而紀事體裁之謬未當淵衷豈謂無徵實將有待屬
以昊恩申佑降瑞潤於山陵緬惟世德彌昭切孝思於
岵岵遂頒渙號俾闡賁文宥館宏開簡儒臣而載筆嘉
名煥錫勞宸翰以標題惟誌之為稱其義本屬於郡國
而此書所載其事則繫於朝廷既不容盡同左右史之
文又安可仍襲方輿家之體乃加芟定載用討論志在

尊君分十二紀以識其大言皆摭實列四十卷以總其
凡父作之子述之聖而繼聖盡美也盡善也書不一書
藏名山而副在有司垂百代不刊之典遵先王而監於
成憲慰九重罔極之懷顧臣等學本面牆見同窺管繪
乾坤之廣大曷能擬諸形容瞻日月之光華何以加其
潤色僅効編摩之職莫殫揚厲之忱伏願治普文明化
成孝理神祇篤祐三都鞏磐石之安宗社綏休億載衍
維圖之慶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修

完承天大誌四十卷合目錄凡例等共四十冊隨表上
進以聞

代胡宗憲進白鹿表二首

徐渭

臣謹按圖牒再記道詮乃知麋鹿之羣別有神仙之品
歷一千歲始化而蒼又五百年乃更為白自茲以往其
壽無疆至於鍊神伏氣之徵應德協期之兆莫能罄述
誠亦希逢必有明聖之君躬修玄默之道保和性命契
合始初然後斯祥可得而致恭惟皇帝陛下凝神沕穆

抱性清真不言而時以行無為而民自化德邁羲皇之
上齡齊天地之長乃致仙麋遙呈海嶠竒毛灑雪島
中銀浪增輝妙體搏氷天上瑤星應瑞是蓋神靈之
所召夫豈虞羅之可羈且地當寧波定海之間况時值
陽長陰消之候允著晏清之效兼昭晉盛之占顧臣叨
握兵符式遵成算蠢茲倭寇尚爾跳梁日與褊裨相為
犄角偶幸捷音之會嗣登和氣之祥為宜付之史官以
光簡冊納諸文囿俾樂沼臺覓草通靈益感百神之集

銜芝候輦長迎萬歲之遊

又

竊惟白鹿之出端為聖壽之徵已於前次進奏之詞概
述上代禎祥之驗然黃帝起而御世王母乘以獻環不
過一至於廷遂光千古之冊豈有間歲未周後先迭至
應時而出牝牡俱純或從海島之崇林或自神棲之福
地若斯之異不約而同如今日者哉茲蓋恭遇皇上德
函三極道攝萬靈齋戒以事神明於穆而孚穹昊眷言

洞府遠在齊雲聿新玄帝之瑤宮甫增壯觀遂現素麋
於寶地默視長生雌知守而雄自來海既輸而山亦應
使因緣少有出於人力則偶合安能如此天然且兩獲
嘉符竝臣分境皞然攸伏銀駢白馬之輝及此有揀玉
映珊瑚之茁天所申眷斯意甚明臣亦再逢其榮匪細
豈敢顧恤他論隱匿不聞是用薦登禁林并昭上瑞雙
行挾輦峙仙人氷雪之姿交息凝神護聖主靈長之體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四十

明 賀復徵 編

彈事一

劉勰曰彈事者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強禦氣流墨中無縱詭隨聲動簡外乃稱絕席之雄也吳訥曰按漢書注云羣臣上奏若罪法按劾公府送御史臺卿較送謁者臺是則按

劾之名其來久矣梁昭明文選特立其目曰彈事若
唐文粹宋文鑑則載疏奏之中而已

劾董偃罪狀

漢東方朔

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
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
留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
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
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

也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奈何乎陛

下

劾黃霸

張敞

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
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
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舉
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
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

鷓鴣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鷓鴣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令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蚤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

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有名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奸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

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

劾丞相匡衡等

王尊

司隸校尉尊言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畧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邦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輕覆之徒

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衛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衛南鄉賞等西鄉衛更為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衛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理亂朝廷爵秩之位衛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衛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

劾薛況 鄭衆

況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救丞佐而骨肉相疑
疑咸受修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
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
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
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桀黠亡所畏忌萬衆謹譁流聞
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
禮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

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況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弃市

論丞相薛宣

涓勳

司隸校尉臣勳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職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諄逆順之理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於國不可之大者願

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

劾涓勲

翟方進

御史大夫方進言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紀綱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羣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勲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慢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詘節失度邪譎無常色厲內荏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

劾陳咸等

翟方進

立素行積為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
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
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闔故
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背公私
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
雋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
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

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
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
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
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
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
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不
敢不盡死請免博閔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羣邪

之望

劾趙昭儀

解光

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
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
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靳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
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宮即曉子女前
屬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元延元年
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

宮宮曰御妾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有婢
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緣絳方底封御史中丞印
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
母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臧我兒胞丞知
是何等兒也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
牘背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
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
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惟留意奏

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下五刻持兒與舜會東
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慳也武以兒
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
令漏泄舜擇棄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
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
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
蹠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偉能
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

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奈何令長信
得聞之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
女無過寧自殺邪若外家也我曹言願自殺即自縊死
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
去不知所置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
若舍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懷子
其十一月乳詔使嚴持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
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

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懟
以手自擣以頭擊壁戶柱從床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
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殊不可
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謂何陛下常
自言約不負女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
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
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來
置飾室中簾南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

囊報書與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
客子解篋緘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
儀在須臾開戶呼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緋方底推
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與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
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
為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
業任嬖公孫習前免為庶人詔召入屬昭儀為私婢成
帝崩未幸梓宮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

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
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元延二年五月
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
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
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
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將軍貪者錢不
足計事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
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為也慎語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

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家事
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
伏辜天下以為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
春秋予之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
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
郡今昭儀所犯尤誅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
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方
也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

劾陳遵 陳崇

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
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始遵
初除乘藩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謳謔遵起舞
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為侍婢扶卧遵知飲酒飫宴
有節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混肴亂男女之別輕辱
爵位羞汙印綬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四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彈事二

奏彈王源

梁沈約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
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若乃
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宸隆誠非一揆固宜本

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斯庶販鬻祖魯以為賈道明目腆顏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膺世業可懷欒郤之家前徽未遠既壯而室竊貲莫非早隸祛襦以行箕箒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自宸厯御寓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陛下所以負宸興言思清敞俗者也臣實懦品繆掌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風聞

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
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
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而託姻結好惟利是
求玷辱流革莫斯為甚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
到臺辯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
寵奮肩胄家計溫足見託為息鸞覓婚王源見告窮盡
即索璋之簿閱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入為王慈吳郡
正閼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為婚璋之下錢五萬

以為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其為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第鄙情贅行造次以之糾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即罪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蕕不雜聞之前典豈有六卿

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高
門降衡雖自己作蔑祖辱親於事為甚此風弗翦其源
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
汙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媿之黨革心於來日臣等叅議
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
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奏彈曹景宗

任昉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無却顧

望避敵逗撓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魏主著令
抵臯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替明罰斯
在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斲擾彊陲
王師薄伐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東關無
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故
使狡寇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
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秋徂冬猶轉戰無窮亟摧寇敵
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疎勒則耿存而蔡亡若

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特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實繇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故使蝟集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衄疆場侵駭職是之繇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主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邁茲多幸指縱非擬獲獸何勤賞茂

通侯榮高列將負擔裁弛鐘鼎遽列和戎莫效二八已
陳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己且道恭云
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
惟此人斯有覲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
案以從事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棄伏惟聖武英挺略
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算惟此
庸固理絕言提自狂寇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將一
車書愍彼司氓致辱非所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虧

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劾請以見事
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臯其
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絰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
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臣昉稽首以聞

奏彈劉整

任昉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
毓字孤家無常子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千載美談

斯為稱首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謹案新除中軍
參軍臣劉整閭閻茸名教所絕直以前代外戚仕因
紈袴惡積釁稔親舊側目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終夕
不寐而謬加大杖薛包分財取其老弱高鳳自穢爭訟
寡嫂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倣文通之軌迹昔人睦親衣
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襜
帷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
棄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

法獄治臯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闌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以聞

奏彈范縝

任昉

臣聞息夫厯詆漢有正刑白褒一奏晉以明罰況乎附下訛上毀譽自口者哉風聞尚書左丞臣范縝自晉安還語人云我不詣餘人惟詣王亮不餉餘人惟餉王亮

輒收績白從左右萬休到臺辨問與風聞同又今月十日御餞梁州刺史臣珍國宴私既洽羣臣竝已謁退時詔留侍中臣昂等十人訪以政道績不荅所問而橫議沸騰遂貶裁司徒臣肅褒舉庶人王亮臣於時預奉恩留肩隨竝立耳目所接差非風聞竊尋王有遊豫親御軒陛義深推轂情均湛露酒闌宴罷當辰正立記事在前記言在後軫早朝之念深求瘼之情而績言不遜妄陳褒貶傷濟濟之風缺側席之望不有嚴裁憲准將頽

鎮即主臣謹案尚書左丞臣范鎮衣冠緒餘言行舛駁
誇諧里落喧詬周行曲學謏聞未知去代弄口鳴舌祇
足飾非乃者義師近次鎮丁罹艱棘曾不呼門墨纒景
附頗同先覺實奉龍顏而今黨協疊餘翻為矛盾人而
無恒成此姦詖日者飲至策勲功微賞厚出守名邦入
司管轄苞篋罔遺而假稱折轅衣裙所弊讒激失所許
與疵廢廷辱民宗自居樞憲糾奏寂寞顧望縱容無至
公之議惡直醜正有私許之談宜寘之徽纒肅正國典

臣等叅議請以見事免績所居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
獄治罪應諸連逮委之獄官以法制從事績位應黃紙
臣輒奉白簡

彈李義府

唐王義方

義府擅殺寺丞陛下雖已釋放臣不應更有鞠劾然天
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
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交泰則知人主不得
獨非皆由聖旨昔唐堯至聖失之於四凶漢祖深仁失

之於陳豨光武聰明寬恕失之於逢萌魏武勇略英雄失之於張邈此並英傑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陛下繼聖撫有萬邦蠻貊夷落猶懼刑綱况輦轂咫尺姦臣肆虐殺一六品寺丞足致忠臣仇恨義士扼腕縱令正義自取絞縊此事彌不可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威上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姦佞臣聞履霜堅冰積小成大請乞重勘當畢正義致死之由雪冤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彈文曰義府

善柔成性佞媚為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
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階通達不能
盡忠端節對敬王休策蹇勵駑祇奉皇眷而反憑附城
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羣小貪治容之好原有罪
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氣雖挾山超海之力
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如可恕孰不可
容金風戒節玉露啓途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鷂
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伏請付

法推斷以申典憲

奏彈王安石

宋司馬光

熙寧三年御史中丞光等累次全臺上疏叅知政事王安石不合妄生姦詐熒惑聖聽及公亮等各務依違未曾辨正乞明其罪不蒙施行竊以易喻履霜示為君制臣之術書戒作福明凶國害家之常易書之義其知幾乎君子見幾不俟終日是以自古君無過失而臣不姦欺蓋知其幾而遏其端也伏遇陛下即位以來日慎一

日聞過則喜從諫如流四方翹企以望太平萬俗謳謠而陶美化其以用安石為相斯見陛下焦中心而求治急先務以濟時者也而安石備政府必當輔國以伊周之道致時為堯舜之民發政施仁俾合輿意而安石首倡邪術欲生亂階違法易常輕革朝典學非言偽王制所誅非曰良臣是為民賊而又牽合衰世文飾姦言徒有嗇夫之辨口拒塞爭臣之正論加以朋黨鱗集親舊星攢式備近畿或居重任窺伺神器專制福威而人心

動搖天下驚駭苟陛下不遏其端則安石為禍不小夫
書易之戒正急於斯且陛下以安石有師傅之尊故舊
之恩俾為相臣使預政事昔漢尊桓榮徒聞設几燕貴
鄒衍惟見築宮豈有俾居顯重而妄使改為若不正
其罪惡亦難以順乎衆意臣光職居御史身為諫官非
不能希意苟合以求寵榮蓋以立君朝者當勵己以去
邪食君祿者必輕身而為國臣之與安石猶冰炭之不
可以共器若寒暑之不可以同時是以屢犯天顏輒陳

狂瞽心既為國寧復愛身苟今日蒙鈇鉞之誅勝異日
死賊臣之手伏願陛下獨奮乾剛專行決決一遵祖憲
無用邪謀誅逐亂臣延納正士上以順皇太后之意下
以慰億兆人之心則臣等退就誅戮亦所甘心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四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金 恃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四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封事一

劉勰曰自漢置八儀密奏陰陽皂囊封板故曰封事
慎機密也

論霍氏封事 漢張敞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

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
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
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
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
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
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變怪不可勝紀皆陰類盛長
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
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專政貴戚太盛君臣之

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
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
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
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
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
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
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
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

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
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惟陛下省察

請尊張安世封事 魏相

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僚是以朝廷尊
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
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大
位以塞爭權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車騎將軍安世事
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

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
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維得
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勳領宿衛臣

條災異封事 劉向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
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猷
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沉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
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

義一據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選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

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
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澂釐澂麥也
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
廷不和專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
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淪淪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
淪淪訛訛亦孔之哀謀之既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
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
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

讒口螫螫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峯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

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於平王末年
魯隱公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
而春秋為諱不言出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
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
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池二彗星三見夜
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
石隕墜六鷦退飛多麋有蜮蜚鸚鵒來巢者皆一見晝
冥晦雨水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

大雨電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螽蝻螟螽并起
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
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
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
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
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
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
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

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
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
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混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
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
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
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
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
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

沸騰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以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

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麋見暵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

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誣於民

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夏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滄滄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

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

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
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
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極諫外家封事

劉向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
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
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
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殺其君光孫

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

甚危殆賴寤范睢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
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
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
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
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
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
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克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
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并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

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
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
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
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
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
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
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
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

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
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
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
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
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
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
移於外親降為皂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
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

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効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惟

陛下深留聖恩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
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六情十二律封事

翼奉

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
為用若廼懷邪知益為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
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
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
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

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
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
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
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
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
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論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
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廼正月
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

以大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平昌侯比
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為客時為主人以律知
人情王者之秘道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

地震為后舅封事

翼奉

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
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
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
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

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悅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賑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

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

形猶人之有五藏

臟同

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

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

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歷中甲庚律得參

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

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

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

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

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廼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

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
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裁察

薦辛慶忌封事

何武

虞有宮之竒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
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勵則難使死敵是以
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
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策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

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勝外敵莫不聞
廼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
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

日食論董賢封事

王嘉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傲佚欲有國

書作無教
逸欲有邦兢兢業業

業一日二日萬幾箕子戒成王曰臣亡有作威作福亡
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
用則頗辟民用僭僞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

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側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殺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内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

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園猛獸
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
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
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
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賑
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克實也孝成皇帝時諫
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
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於長張放史育育數貶

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
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
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頌德美此天下所
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帳帷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
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
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
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
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

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廼行或物好特賜其
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
官並共賜及蒼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
百賈震動道路謹謹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
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
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
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
知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

將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
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惟陛下慎已之所獨鄉
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
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
謂愛之適足以害之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
命

再論董賢封事

王嘉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財貨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王威已黜府藏已竭惟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

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
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
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
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
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
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
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
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

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効愚戇
數犯忌諱惟陛下省察

論竇氏封事 何敞

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為
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
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鄭武姜之幸叔段
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
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竇

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
辭盛位懇懇勤言以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
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
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倂誅戮無罪肆
心自快今者論議洶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
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
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
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敞區

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繇繇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進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叅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論北單于不當王封事

袁安

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
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
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
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于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
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
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
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

立弘勲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于屯先父
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
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
庭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
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奮議而欲背棄先恩夫
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
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
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

立其弟則二寇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安也

論日食為竇氏封事

丁鴻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

主勢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也今大將軍雖欲敕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敕不

敢更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
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
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
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
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敕政責躬
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
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蔥青禁微則易救未者
難人莫不忽於細微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

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為左官外附之臣依託
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間者大將
軍再出威震州郡莫不賦歛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
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
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為姦利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
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
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論幸臣鄧萬封事

爰延

臣聞天子尊無上故天以為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媢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昔宋閔公與強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災武帝與倖臣李延年韓嫣共卧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

伏其辜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
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以酌其功爵人以甄其
德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遊則日生邪情孔子
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
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翫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
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
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
夕即見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

此變豈況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敝使積善日熙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

論青蛇封事

謝弼

臣聞和氣應於有德祿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洪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熒惑守亢裴徊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

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為誰急宜斥黜以消天
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
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
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
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致交
侵孝和皇帝不絕竇后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
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援神
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感兵革蜂起自

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烝烝之化俯思凱
風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勲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
雨風電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
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
而門生故吏並罹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
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寄今之四公唯司空
劉寵斷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

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
並居政府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
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
誅罰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四十二